

道樹足跡形像無不瞻覲善能梵書備諸國  
語遊履異域別有大傳時高昌後有沙門法  
盛亦經往外國立傳凡有四卷又有竺法維  
釋僧表並經往外佛國云

## 高僧傳卷第二

直

**惆** 也反 | 他 **儻** 儻反 | 奇俊非常 **琰** 琰以撿 **赤** 赤下一 **麌** 麌反 | 檢  
**嫋** 嫋正併反 | 要也 **不** 不咽下音熟 **乘** 乘隙下丘 **挫** 挫則折子檢  
**騎** 騎下七古堯反 **餓** 餓食相賤以酒交 **績** 績線子反 **驍** 驍反折卧子檢  
**也** 也 **鵝** 鵝脯腊音昔 **餉** 餉石偷上音 **勑** 勑敵強也巨京也  
**妻** 妻下反要也 **腊** 腊下郎水到酒市偷送也反也 **敵** 敵強也武也 **強** 強反  
**斯** 斯反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步** 也反俗 **驟** 行疾也瘦反 **矜** 居陵反懶也燒僞薄也下古堯反危瑞 **羈** 也反假 **猾** 狡也下玄八反 **踰** 上羊朱反 **縛** 也反私閨瞻觀反見也  
**驟** 也反促也 **誠** 誠管反 **虛** 下言今 **委** 良刃反 **抱** 也反 **縛** 也反私閨瞻觀反見也  
**名** 漢縣也 **縛** 縛也 **踰** 也下毛縛也 **言** 上如反 **縛** 也反私閨瞻觀反見也 **縛** 也反私閨瞻觀反見也  
**也** 也 **縛** 縛也 **踰** 也下毛縛也 **縛** 也反私閨瞻觀反見也 **縛** 也反私閨瞻觀反見也  
**也** 也 **縛** 縛也 **踰** 也下毛縛也 **縛** 也反私閨瞻觀反見也 **縛** 也反私閨瞻觀反見也

## 高僧傳卷第三

通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宋江陵辛寺釋法顯一** **黃龍釋曇無竭二**  
**建康隆光寺佛駛什三** **河西淨陀跋摩四**  
**京師枳園寺釋智嚴五** **六合山釋寶雲六**

三

## 譯經下

**荅** 也反 **也** 也 **也** 也

**老** 老反 **白** 白 **姑** 姑臧下附祖渠上子徐文 **纂** 纂子晉  
**僅** 僅渠鎮反 **蟠** 蟠臥屈也 **象** 象式言盤復姓文 **灾** 災背景下反所  
**偃** 偃也亦反 **也** 也 **也** 也

**憇伏** 伏也亦反

**禠蔚** 蔚音早

**念安** 安音頽

**惻捨** 惻捨楚音

**迥翻** 迥翻音迥

**逗留** 留音迥

**詫** 詫魚音

**杳** 杳昌聲

**心** 心告音 **冲** 冲遂上音 **紕** 紕亦反 **辟** 辟亦反 **私** 私也

**迥** 迥也反

**私** 私也反

**私** 私也反

**私** 私也反

京師祇洹寺求那跋摩七

京師奉誠寺僧伽跋摩八

上定林寺曇摩密多九

京兆釋智猛十

道林寺曇良耶舍十一

中興寺求那跋陀羅十二

齊正觀寺求那毗地十三

釋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齶齒而亡其父恐禍及顯三歲便度爲沙弥居家數年病篤欲死因送還寺住信宿便差不肯復歸其母欲見之不得爲立小屋於門外以擬去來十歲遭父憂叔父以其母寡獨不立逼使還俗顯曰本不以有父而出家也正欲遠塵離俗故入道耳叔父善其言乃止頃之母喪至性過人葬事畢仍即還寺嘗與同學數十人於田中刈稻時有飢賊欲奪其穀諸沙彌悉奔走唯顯獨留語賊曰若欲須穀隨意所取但君等昔不布施故致飢貧今復奪人恐來世亦甚貧道預爲君憂耳言訖即還賊

棄穀而去衆僧數百人莫不歎服及受大戒志行明敏儀軌整肅常慨經律舛闕誓志尋求以晉隆安三年與同學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發自長安西渡流沙上無飛鳥下無走獸四顧茫茫莫測所之唯視日以准東西人骨以標行路耳屢有熱風惡鬼遇之必死顯任緣委命直過險難有頃至于葱嶺嶺冬夏積雪有惡龍吐毒風雨沙礫山路艱危壁立千仞昔有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餘所又躡懸組過河數十餘處皆漢之張騫甘父所不至也次度小雪山遇寒風暴起慧景噤戰不能前語顯曰吾其死矣卿可前去勿得俱殞言絕而卒顯撫之泣曰本圖不果命也柰何復自力孤行遂過山險凡所經歷三十餘國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寘過之顯欲詣者閻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峻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單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万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

通六  
二

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遂欲停宿兩僧危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如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舐脣搖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

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相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明晨還反路窮幽梗止有一逕通行未至里餘忽逢一道人年可九十容服龐素而神氣雋遠顯雖覺其韻高而不悟是神人後又逢一小僧顯問曰向耆年是誰耶答云頭陀迦葉大弟子也顯方大惋恨更追至山所有橫石塞千室口遂不得入顯流涕而去進至迦施國國有白耳龍每與衆僧約令國內豐熟皆有信効沙門爲起龍舍并設福食每至夏坐訖龍輒化作一小蛇兩耳悉白衆咸識是龍以銅盂盛酪置龍於中從上座至下行之遍乃化去

年輒一出顯亦親見後至中天竺於摩竭提邑波連弗阿育王塔南天王寺得摩訶僧祇律又得薩婆多律抄雜阿毗曇心線經方等泥洹經等顯留三年學梵語梵書方躬自書寫於是持經像寄附商客到師子國顯同旅十餘或留或亡顧影唯已常懷悲慨忽於王

通六

三

像前見商人以晉地一白團扇供養不覺悽然下淚停二年復得弥沙塞律長雜二舍及雜藏並漢土所無既而附商人大舶循海而還舶有二百許人值暴風水衆皆惶惶即取雜物棄之顯恐棄其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土衆僧舶任風而去得無傷壞經十餘日達耶婆提國停五月復隨他商東適廣州舉帆二十餘日夜忽大風合舶震懼衆咸皆議曰坐載此沙門使我等狼狽不可以一人故令一衆俱亡共欲推之法顯檀越厲聲呵商人曰汝若下此沙門亦應下我不余便當見殺漢地帝王奉佛敬僧我至彼告王

必當罪汝商人相視失色罷俛而止既水盡  
糧竭唯任風隨流忽至岸見藜藿菜依然知  
是漢地但未測何方即乘船入浦尋村見獵  
者二人顯問此是何地耶獵者曰此是青州  
長廣郡牢山南岸獵者還以告太守李嶷  
素敬信忽聞沙門遠至躬自迎勞顯持經像

釋曇無竭此云法勇姓李幽州黃龍人幼爲  
沙弥便修苦行持戒誦經爲師僧所重嘗聞  
法顯等躬踐佛國乃慨然有忘身之誓遂以  
宋永初元年招集同志沙門僧猛曇朗之徒  
二十五人共費幡蓋供養之具發跡此土遠  
適西方初至河南國仍出海西郡進

通六四

隨還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  
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  
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駄跋  
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  
雜阿毗曇心垂有百餘万言顯既出大泥洹  
經流布教化咸使見聞有一家失其姓名居  
近朱雀門世奉正化自寫一部讀誦供養無  
別經室與雜書共屋後風火忽起延及其家  
資物皆盡唯泥洹經儼然具存煨燼不侵卷  
色無改京師共傳咸歎神妙其餘經律未譯  
後至荊州卒於辛寺春秋八十有六衆感慟  
惜其遊履諸國別有大傳焉

到高昌郡經歷龜茲沙勒諸國登葱嶺度雪  
山障氣千重層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  
於東西兩山之脇繫索爲橋十人一過到彼  
岸已舉烟爲幟後人見烟知前已度方得更  
進若久不見烟則知暴風吹索人墮江中行  
經三日復過大雪山縣崖壁立無安足處石  
壁皆有故杙孔處處相對人各執四杙先拔  
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轉相攀經三日方過及  
到平地相待料檢同侶失十二人進至罽賓  
國禮拜佛鉢停歲餘學梵書梵語求得觀世  
音受記經梵文一部復西行至辛頭那提河  
漢言師子口緣河西入月氏國禮拜佛肉髻

骨及覩自沸水船後至檀特山南石留寺住僧三百餘人雜三乘學無竭停此寺受大戒天竺禪師佛馱多羅此云覺較彼方咸云已證聖果無竭請爲和上漢沙門志定爲阿闍梨停夏坐三月日復行向中天竺界路既空曠唯賈石窯爲糧同侶而有十三人八人於

路並死餘五人同行無竭雖屢經危棘而繫

念所賈觀世音經未嘗暫廢將至舍衛國中野逢山象一群無竭稱名歸命即有師子從林中出象驚惶奔走後度恒河復值野牛一群鳴吼而來將欲害人無竭歸命如初尋有大鷲飛來野牛驚散遂得免之其誠心所感

通六

五

在險克濟皆此類也後於南天竺隨舶汎海達廣州所歷事跡別有記傳其所譯出觀世音受記經今傳于京師後不知所終  
佛馱什此云覺壽罽賓人少受業於彌沙塞部僧專精律品兼達禪要以宋景平元年七月屆于揚州先沙門法顯於師子國得彌沙

塞律梵本未及翻譯而法顯遷化京邑諸僧聞什既善此學於是請令出焉以其年冬十一月集于龍光寺譯爲三十四卷稱爲五分律什執梵文于填沙門智勝爲譯龍光道生東安慧嚴共執筆參正宋侍中瑯琊王練爲檀越至明年四月方竟仍於大部抄出戒心及羯磨文等並行於世什後不知所終

浮陀跋摩此云覺鎧西域人也幼而履操明直聰悟出群習學三藏偏善毗婆沙論常誦持此部以爲心要宋元嘉之中達于西涼先有沙門道泰志用強裸少遊葱右遍歷諸國得毗婆沙梵本十有万偈還至姑臧側席虛襟企待明匠聞跋摩遊心此論請爲翻譯時蒙遜已死子牧犍襲位以犍承和五年歲次丁丑四月八日即宋元嘉十四年於涼州城內閑豫宮中請跋摩譯焉泰即筆受沙門慧嵩道朗與義學僧三百餘人考正文義再周方訖凡一百卷沙門道挺爲之作序有頃魏

虜拓跋叡西伐姑臧涼土崩亂經書什物皆被焚蕩遂失四十卷今唯有六十卷存焉跋摩避亂西反不知所終

釋智嚴西涼州人弱冠出家便以精勸著名納衣宴坐蔬食永歲每以本城丘墟志欲博事名師廣求經誥遂周流西國進到罽賓入

摩天陀羅精舍從佛駄先比丘諮受禪法漸染三年功踰十載佛駄先見其禪思有繙特深器異彼諸道俗聞而歎曰秦地乃有求道沙門矣始不輕秦類敬接遠人時有佛駄跋陀比丘亦是彼國禪匠嚴乃要請東歸欲令傳法中土跋陀嘉其懇至遂共東行於是踰

通六

六

越沙險達自關中常依隨跋陀止長安大寺頃之跋陀橫爲秦僧所擯嚴亦分散憩于山東精舍坐禪誦經勵力精學晉義熙十三年宋武帝西伐長安剋捷旋旆塗步山東時始興公王恢從駕遊觀山川至嚴精舍見其同止三僧各坐繩床禪思湛然恢至良久不覺

於是彈指三人開眼俄而還閉問不與言恢心敬精奇訪諸耆老皆云此三僧隱居求志者既屢請慊至二人推嚴隨行恢道懷素篤禮事甚殷還都即住始興寺嚴性虛靜志遲誼塵恢乃爲於東郊之際更起精舍即枳園等也嚴前還於西域所得梵本衆經未及譯爲到元嘉四年乃共沙門寶雲譯出普曜廣博嚴淨四天王等經嚴在寺不受別請常分衛自資道化所被幽顯咸伏有見鬼者云見西州太社間鬼相語嚴公至當辟易此人未知解俄而嚴至聊問姓字果稱智嚴默而識之密加禮異儀同蘭陵蕭思話婦劉氏疾病恒見鬼來吁呵駭畏時迎嚴說法嚴始到外堂劉氏便見群鬼遁散嚴既進爲夫人說經疾以之瘳因稟五戒一門宗奉嚴清素寡欲隨受隨施少而遊方無所滯著稟性沖退不自陳敘故雖多美行世無得而盡傳嚴昔未

通六

七

出家時嘗受五戒有所虧犯後入道受具足常疑不得戒每以爲懼積年禪觀而不能自了遂更汎海重到天竺諮詢諸明達貞羅漢比丘具以事問羅漢羅漢不敢判決乃爲嚴入定往兜率宮詔弥勒弥勒答云得戒嚴大喜於是步歸至罽賓無疾而化時年七十八彼國法凡聖燒身之處各有其所嚴雖戒操高明而實行未辨始移屍向凡僧墓地而屍重不起改向聖墓則飄然自輕嚴弟子智羽智遠故從西來報此徵瑞俱還外國以此推嚴信是得道人也但未知果向中間深淺耳釋寶雲未詳氏族傳云涼州人少出家精勤有學行志韻剛潔不偶於世故少以方直純素爲名而求法懇惻忘身徇道志欲躬覩靈跡廣尋經要遂以晉隆安之初遠適西域與法顯智嚴先後相隨涉履流沙登踰雪嶺慙苦艱危不以爲難遂歷于填天竺諸國備觀靈異乃經羅刹之野聞天鼓之音釋迦影迹

多所瞻禮雲在外域遍學梵書天竺諸國音字話訓悉皆備解後還長安隨禪師佛駛跋陀業禪師進道俄而禪師橫爲秦僧所擯徒衆悉同其咎雲亦奔散會廬山釋慧遠解其堅猛弘道絕域莫不披襟諮詢敬而愛焉雲譯出新無量壽晚出諸經多雲所治定華梵兼通音訓允正雲之所定衆咸信服初關中沙門竺佛念善於宣譯於符姚二代顯出衆經江左譯梵莫踰於雲故於晉宋之際弘通法藏沙門慧觀等咸友而善之雲性好幽居以保閑寂遂適六合山寺譯出佛本行讚經山多荒民俗好草竊雲說法教誘多有改悟禮事供養十室而九頃之道場慧觀臨亡請雲還都抱理寺任雲不得已而還居道場歲許復更還六合以元嘉二十六年終於山寺春秋七十有四其遊履外國別有記傳求那跋摩此云功德鎰本利利種累世爲王

治在罽賓國祖父呵梨跋陀此言師子賢以剛直被徙父僧伽阿難此言衆喜因潛隱山澤跋摩年十四便機見雋達深有遠度仁愛沉博崇德務善其母嘗須野肉令跋摩辦之跋摩啓曰有命之類莫不貪生天彼之命非仁人矣母怒曰設令得罪吾當代汝跋摩他日煮油誤澆其指因謂母曰代兒忍痛母曰痛在汝身吾何能代跋摩曰眼前之苦尚不能代況三途耶母乃悔悟終身斷殺至年十八相工見而謂曰君年三十當撫臨大國南面稱尊若不樂世榮當獲聖果至年二十出家受戒洞明九部博曉四含誦經百餘万言深達律品妙入禪要時人号曰三藏法師至年三十罽賓國王薨絕無紹嗣衆咸議曰跋摩帝室之胤又才明德重可請令還俗以紹國位群臣數百再三固請跋摩不納乃辭師違衆林栖谷飲孤行山野遁迹人世後到師子國觀風弘教識真之衆咸謂已得初果儀

形感物見者發心後至閻婆國初未至一日閻婆王母夜夢見一道士飛舶入國明日果是跋摩來至王母敬以聖禮從受五戒母因勸王曰宿世因緣得爲母子我已受戒而汝不信恐後生之因永絕今果王迫以母勑即奉命受戒漸染旣久專精稍篤頃之隣兵犯通六境九王謂跋摩曰外賊恃力欲見侵侮若與鬪戰傷殺必多如其不拒危亡將至今唯歸命師尊不知何計跋摩曰暴寇相攻宜須禦捍但當起慈悲心勿興害念耳王自領兵擬之旗鼓始交賊便退散王遇流矢傷腳跋摩爲呪水洗之信宿平復王恭信稍殷乃欲出家修道因告群臣曰吾欲躬栖法門卿等可更擇明主群臣皆拜伏勸請曰王若捨國則子民無依且敵國兇強恃峻相對如失恩覆則黔首奚處大王天慈寧不愍命敢以死請伸其悃愞王不忍固違乃就群臣請三願若許

盡所治內一切斷殺三願所有儲財賑給貧病群臣歡喜僉然敬諾於是一國皆從受戒王後爲跋摩立精舍躬自琢材傷王腳指跋摩又爲呪治有頃平復道化之聲播於遐迩隣國聞風皆遣使要請時京師名德沙門慧觀慧聰等遠挹風猷思欲資粟以元嘉元年

九月面啓文帝求迎請跋摩帝即勑交州刺史令泛舶延致觀等又遣沙門法長道冲道雋等往彼祈請并致書於跋摩及闍婆王婆多伽等必希顧臨宋境流行道教跋摩以聖化宜廣不憚遊方先已隨商人竺難提舶欲向一小國會值使風遂至廣州故其遺文云業行風所吹遂至於宋境此之謂也文帝知跋摩已至南海於是復勑州郡令資發下京路由始興經停歲許始興有虎市山儀形聳峯峯嶺高絕跋摩謂其髣髴耆闌乃改名靈鷲於山寺之外別立禪室去寺數里磬音不聞每至鳴稚跋摩已至或冒雨不沾或履

泥不汚時衆道俗莫不肅然增敬寺有寶月殿跋摩於殿北壁手自畫作羅云像及定光儒童布髮之形像成之後每夕放光久之乃歇始興太守蔡茂之深加敬仰後茂之將死跋摩躬自往視說法安慰後家人夢見茂之在寺中與衆僧講法實由跋摩化導之力也

通六

十

此山本多虎灾自跋摩居之晝行夜往或時值虎以杖按頭擣之而去於是山旅水賓去來無梗感德歸化者十有七八焉跋摩嘗於別室坐禪累日不出寺僧遣沙弥往候之見一白師子緣柱而立亘室弥漫生青蓮華沙彌驚恐大呼往逐師子豁無所見其靈異無方類多如此後文帝重勑觀等復更敦請乃汎舟下都以元嘉八年正月達于建業文帝引見勞問懇勸因又言曰弟子常欲持齋不殺迫以身徇物不獲從志法師旣不遠万里來化此國將何以教之跋摩曰夫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由人且帝王與匹夫所修各

異匹夫身賤名劣言令不威若不剋己苦躬  
將何爲用帝王以四海爲家万民爲子出一  
嘉言則士女咸悅布一善政則人神以和刑  
不夭命役無勞力則使風雨適時寒暖應節  
百穀滋繁桑麻鬱茂如此持齋亦大矣不殺  
亦衆矣寧在闕半日之資全一禽之命然後

方爲弘濟耶帝乃撫机歎曰夫俗人迷於遠  
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理者謂至道虛說滯  
近教者則拘戀篇章至如法師所言真謂開  
悟明達可與言天人之際矣乃勑住祇洹寺  
供給隆厚公王英彥莫不宗奉俄而於寺開  
講法華及十地法席之日輒蓋盈衢觀瞻往

通六

十一  
之

還肩隨踵接跋摩神府自然妙辯天逸或時  
假譯人而往復懸悟後祇洹慧義請出菩薩  
善戒始得二十八品後弟子代出二品成三  
十品未及繕寫失序品及戒品故今猶有兩  
本或稱菩薩戒地初元嘉三年徐州刺史王  
仲德於彭城請外國伊葉波羅譯出雜心至

擇品而緣礙遂輟至是更請跋摩譯出後品  
足成十三卷并先所出四分羯磨優婆塞五  
戒略論優婆塞二十四戒等凡二十六卷並  
文義詳允梵漢弗差時影福寺尼慧果淨奇  
等共請跋摩云去六年有師子國八尼至京  
云宋地先未經有尼那得二衆受戒恐戒品  
不全跋摩云戒法本在大僧衆發設不本事  
無妨得戒如愛道之緣諸尼又恐年月不滿  
苦欲更受跋摩稱云善哉苟欲增明甚助隨  
喜但西國尼年臘未登又十人不滿且令學  
宋語別因西域居士更請外國尼來足滿十  
數其年夏在定林下寺安居時有信者採華  
布席唯跋摩所坐華彩更鮮衆咸崇以聖禮  
夏竟還祇洹其年九月二十八日中食未畢  
先起還閣其弟子後至奄然已終春秋六十  
有五未終之前預造遺文偈頌三十六行自  
說因緣云已證二果手自封緘付弟子阿沙  
羅云我然後可以此文還示天竺僧亦可示

此境僧也既終之後即扶坐繩床顏貌不異似若入定道俗赴者千有餘人並聞香氣芬烈咸見一物狀若龍蛇可長一匹許起於屍側直上衝天莫能詔者即於南林戒壇前依外國法闍毗之四部鱗集香薪成積灌之香油以燒遺陰五色焰起氤氳麗空是時天景澄朗道俗哀歎仍於其處起立白塔欲重受戒諸尼悲泣望斷不能自勝初跋摩至京文帝欲從受菩薩戒會虜寇侵壇未及詣稟奄而遷化以本意不遂傷恨弥深乃令衆僧譯出其遺文云

前頂禮三寶

通六

淨戒諸上座

十二

濁世多詭曲

虛偽無誠信 愚惑不識真 懷嫉輕有德  
是以諸賢聖 現世晦其迹 我求那跋摩  
命行盡時至 所獲善功德 今當如實說  
不以詭曲心 希有求名利 為勸衆懈怠  
增長諸佛法 大法力如是 仁者咸諦聽  
我昔曠野中 初觀於死屍 腫脹虫爛壞

鳬穢膿血流 常見此身相 修習死屍觀  
猶如對明鏡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輕身極明淨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則生無著心 褒壞肢節離 正觀恒在前  
朽壞思法相 如是方便修 增長大歡喜  
調伏思法相 變成骨鎖相 清涼止是樂  
知因諸受生 白骨現在前 增長大歡喜  
念念觀磨滅 變成骨鎖相 清涼止是樂  
業及業報果 是名別相法 白骨現在前  
觀種種法相 是則思慧念 微塵念念滅  
斯由渴愛轉 依緣念念滅 身安極柔濡  
律行從是竟 知彼所依處 從心猿猴起  
是則思慧念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其心轉明了 次第滿足脩 撫心緣中住  
我於余炎中 律行從是竟 愛盡般涅槃

通六

繫心緣彼處 此身性如是 食蟻不畏火 如是無量種  
放捨餘聞思 依止林樹間 正觀常不忘 境界恒在前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增長大歡喜  
猶如對明鏡 是夜專精進 正觀常不忘  
輕身極明淨 如彼我亦然 由是心寂靜  
則生無著心 褒壞肢節離 正觀恒在前  
朽壞思法相 如是方便修 增長大歡喜  
調伏思法相 變成骨鎖相 清涼止是樂  
知因諸受生 白骨現在前 增長大歡喜  
念念觀磨滅 變成骨鎖相 清涼止是樂  
業及業報果 是名別相法 白骨現在前  
觀種種法相 是則思慧念 微塵念念滅  
斯由渴愛轉 依緣念念滅 身安極柔濡  
律行從是竟 知彼所依處 從心猿猴起  
是則思慧念 依緣念念滅 心所知種種  
其心轉明了 次第滿足脩 撫心緣中住  
我於余炎中 律行從是竟 愛盡般涅槃

十三

普見彼三界　死炎所熾燃  
喜息樂方便　身還漸充滿  
頂忍亦如是　是於我心起  
漸漸略境界　寂滅樂增長  
一念緣真諦　次第法忍生  
妄想及諸境　名字悉遠離  
除惱獲清涼　成就三昧畢  
不漏亦不沒　淨慧如明月  
純一寂滅相　湛然正安住  
那波阿毗曇　唯佛能證知  
名者莫能見　說五因緣果  
偏執有是非　諸論各異端  
今我不宣說　達者無違諍  
懼人起妄想　修行衆妙相  
於彼修利相　離垢清涼緣  
善知此緣起　諸論各異端  
阿蘭若山寺　摩羅婆國界  
村名劫波利　道迹修遠離  
從是名留難　進修得二果  
障修離欲道　是名斯陀含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閣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颶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眞實真實觀　無問所應問  
得世第一法　是謂無漏道  
是謂無漏道　境界真諦義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  
寂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  
年步自流沙至于京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  
咸宗事之号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  
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  
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  
摩行道諷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  
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影福寺尼慧果  
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  
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  
摩爲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  
爲矯異執志不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閣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颶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眞實真實觀　無問所應問  
得世第一法　是謂無漏道  
是謂無漏道　境界真諦義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  
寂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  
年步自流沙至于京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  
咸宗事之号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  
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  
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  
摩行道諷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  
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影福寺尼慧果  
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  
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  
摩爲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  
爲矯異執志不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  
知是處空閑　咸生希有心  
我見如火毒　心生大厭離  
閣婆及林邑　業行風所颶  
於是諸國中　隨力興佛法  
眞實真實觀　無問所應問  
得世第一法　是謂無漏道  
是謂無漏道　境界真諦義  
僧伽跋摩此云衆鎧天竺人也少而棄俗清  
寂有戒德善解律藏尤精雜心以宋元嘉十  
年步自流沙至于京邑器宇宏肅道俗敬異  
咸宗事之号曰三藏法師初景平元年平陸  
令許桑捨宅建刹因名平陸寺後道場慧觀  
以跋摩道行純備請住此寺崇其供養以表  
厥德跋摩共觀加塔三層今之奉誠是也跋  
摩行道諷誦日夜不輟僧衆歸集道化流布  
初三藏法師明於戒品將爲影福寺尼慧果  
等重受具戒是時二衆未備而三藏遷化俄  
而師子國比丘尼鐵薩羅等至都衆乃請跋  
摩爲師繼軌三藏時祇洹慧義擅步京邑謂  
爲矯異執志不同親與跋摩拒論翻覆跋摩

標宗顯法理證明允旣德有所歸義遂迴剛  
靡然推伏令弟子慧基等服膺供事僧尼受  
者數百許人宋彭城王義康崇其戒範廣設  
齋供四衆殷盛傾于京邑慧觀等以跋摩妙  
解雜心諷誦通利先三藏雖譯未及繕寫即  
以其年九月於長干寺招集學士更請出焉  
寶雲譯語觀自筆受考覈研校一周乃訖續  
出摩得勒伽分別業報略勸發諸王要偈及  
請聖僧浴文等跋摩遊化爲志不滯一方旣  
傳經事訖辭還本國衆咸祈止莫之能留元  
嘉十九年隨西域賈人船還外國莫詳其終  
曇摩蜜多此云法秀罽賓人也年至七歲神  
明澄正每見法事輒自然欣躍其親愛而異  
之遂令出家罽賓多出聖達屢值明師博貫  
群經特深禪法所得之要皆極其微奧爲人  
沈邃有慧解儀軌詳王生而連眉故世号連  
眉禪師少好遊方誓志宣化周歷諸國遂適  
龜茲未至一日王夢神告王曰有大福德人

明當入國汝應供養明日即勑外司若有異  
人入境必馳奏聞俄而蜜多果至王自出郊  
迎乃請入宮遂從稟戒盡四事之禮蜜多安  
而能遷不拘利養居數載蜜有去心神又降  
夢曰福德人捨王去矣王惕然驚覺旣而君  
臣固留莫之能止遂度流沙進到燉煌於閑  
通六十五

曠之地建立精舍植棕千株開園百畝房閣  
池林極爲嚴淨頃之復適涼州仍於公府舊  
寺更葺堂宇學徒濟濟禪業甚盛常以江右  
王畿志欲傳法以宋元嘉元年展轉至蜀俄  
而出峽停止荊州於長沙寺造立禪閣翹誠  
懇惻祈請舍利自有餘日遂感一枚衝器出  
聲放光滿室門徒道俗莫不更增勇猛人百  
其心頃之汎流東下至于京師初止中興寺  
脫穚祇洹蜜多道聲素著化洽連邦至京甫  
爾傾都禮訊自宋文袁皇后及皇太子公主  
莫不設齋桂宮請戒板掖參候之使旬日相  
望即於祇洹寺譯出禪經禪法要普賢觀虛

空藏觀等常以禪道教授或千里諮受四輩  
遠近皆号大禪師會稽太守平昌孟顥深信  
正法以三寶爲已任素好禪味敬心殷重及  
臨浙右請與同遊乃於鄖縣之山建立塔寺  
東境舊俗多趨巫祝及妙化所移比屋歸正  
自西徂東無思不服元嘉十年還都止鍾山

畢即收影不現遂遠從至都即於上寺圖像  
著壁迄至于今猶有聲影之驗潔誠祈福莫  
不享願以元嘉十九年七月六日卒于上寺  
春秋八十有七道俗四衆行哭相趨仍葬于  
鍾山宋熙寺前

釋智猛雍州京兆新豐人稟性端明厲行清

通六

十六

定林下寺蜜多天性凝靜雅愛山水以爲鍾  
山鎮岳埒美萬華常歎下寺基構臨澗低側  
於是乘高相地揆卜山勢以元嘉十二年斬  
木刊石營建上寺士庶欽風獻奉稠疊禪房  
殿宇鬱爾層構於是息心之衆萬里來集諷  
誦肅邕望風成化定林達禪師即神足弟子  
弘其風教聲震道俗故能淨化久而莫渝勝  
業崇而弗替蓋蜜多之遺烈也爰自西域至  
于南土凡所遊履靡不興造檀會敷陳教法  
初蜜多之發罽賓也有迦毗羅神王衛送遂  
至龜茲於中路欲反乃現形告辭蜜多曰汝  
神力通變自在遊處將不相隨共往南方語

流沙陵危度險有過前倍遂歷鄯善龜茲于  
聞諸國備曠風化從于闐西南行二千里始  
登葱嶺而九人退還猛與餘伴進行千七百  
里至波淪國同侶竺道嵩又復無常將欲闇  
毗忽失屍所在猛悲歎驚異於是自力而前  
與餘四人共度雪山渡辛頭河到罽賓國國

有五百羅漢常往反阿耨達池有大德羅漢見猛至歡喜猛詣問方土爲說四天子事具在猛傳猛於奇沙國見佛文石睡壺又於此國見佛鉢光色紫紺四際晝然猛香華供養頂戴發願鉢若有應能輕能重既而轉重力遂不堪及下案時復不覺重其道心所應如

此復西南行千三百里至迦維羅衛國見佛髮佛牙及肉髻骨佛影佛跡炳然具存又覩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猛喜心內充設供一日兼以寶蓋大衣覆降魔像其所遊踐究觀靈變天梯龍池之事不可勝數後至華氏國阿育王舊都有大智婆羅門名羅閱

通六十七

宗舉族弘法王所飲重造純銀塔高三丈既見猛至乃問秦地有大乘學不猛答悉大乘學羅閱驚歎曰希有希有將非菩薩往化耶猛於其家得大泥洹梵本一部又得僧祇律一部及餘經梵本誓願流通於是便反以甲子歲發天竺同行三伴於路無常唯猛與曇

纂俱還於涼州出泥洹本得二十卷以元嘉十四年入蜀十六年七月造傳記所遊歷元嘉末卒于成都余歷尋遊方沙門記列道路時或不同佛鉢頂骨處亦乖爽將知遊往天竺非止一路頂鉢靈迹時届異土故傳述見聞難以例也

畱良耶舍此云時稱西域人性剛直寡嗜欲善誦阿毗曇博涉律部其餘諸經多所該綜雖三藏兼明而以禪門專業每一禪觀或七日不起常以三昧正受傳化諸國以元嘉之初遠冒沙河萃于京邑太祖文皇深加歎異初止鍾山道林精舍沙門寶誌崇其禪法沙門僧合請譯藥王藥上觀及無量壽觀舍即筆受以此二經是轉障之秘術淨土之洪因故沉吟嗟味流通宋國平昌孟顥承風欽敬資給豐厚顥出守會稽固請不去後移憩江陵元嘉十九年西遊岷蜀處處弘道禪學成群後還卒於江陵春秋六十矣時又有天竺

沙門僧伽達多僧伽羅多哆等並禪學深明來遊宋境達多嘗在山中坐禪日時將迫念欲虛齋乃有群鳥銜果飛來授之達多思惟猕猴奉蜜佛亦受而食之今飛鳥授食何爲不可於是受而進之元嘉十八年夏受臨川康王請於廣陵結居後終於建業僧伽羅多哆此云衆濟以宋景平之末來至京師乞食人間宴坐林下養素幽閑不涉當世以元嘉十年十居鍾阜之陽剪棘開榛造立精舍即宋熙是也

求那跋陀羅此云功德賢中天竺人以大乘學故世号摩訶衍本婆羅門種幼學五明諸論天文書算鑒方呪術靡不該博後遇見阿毗曇雜心尋讀驚悟乃深崇佛法焉其家世外道禁絕沙門乃捨家潛遁遠求師範即投簪落聚專精志學及受具戒博通三藏爲人慈和恭恪事師盡禮頃之辟小乘師進學大乘大乘師試令探取經匣即得大品華嚴師

通六

十八

正

第九八冊

嘉而歎曰汝於大乘有重緣矣於是讀誦講宣莫能訛抗進受菩薩戒法乃奉書父母勸歸正法曰若專守外道則雖還無益若歸信三寶則長得相見其父感其言至遂棄邪從正跋陀前到師子諸國皆傳送資供旣有緣東方乃隨舶汎海中途風止淡水復竭舉舶憂惶跋陀曰可同心并力念十方佛稱觀世音何往不感乃密誦呪經懇到禮懺俄而信風暴至密雲降雨一舶蒙濟其誠感如此元嘉十二年至廣州刺史車朗素聞宋太祖遣信迎接既至京都勑名僧慧嚴慧觀於新亭慰勞見其神情朗徹莫不虔仰雖因譯交言而欣若傾蓋初住祇洹寺俄而太祖延請深加崇敬瑣瑣顏延之通才碩學束帶造門於是京師遠近冠蓋相望大將軍彭城王義康承相南譙王義宣並師事焉頃之衆僧共請出經於祇洹寺集義學諸僧譯出雜阿含經東安寺出法鼓經後於丹陽郡譯出勝鬘楞

通六

十九

伽經徒衆七百餘人寶雲傳譯慧觀執筆往復諮詢妙得本旨後譙王鎮荊州請與俱行安止辛寺更創房殿即於辛寺出無憂王過去現在因果經一卷無量壽一卷泥洹央掘魔相續解脫波羅蜜了義現在佛名等經等第一義五相略八吉祥等諸經并前所出凡百餘卷常令弟子法勇傳譯度語譙王欲請講華嚴等經而跋陀自忖未善宋言有懷愧歎即旦夕禮懺請觀世音乞求冥應遂夢有人白服持劍擊一人首來至其前曰何故憂耶跋陀具以事對答曰無所多憂即以劍易首更安新頭語令迴轉曰得無痛耶答曰不痛豁然便覺心神喜悅且起語義皆通備領宋言於是就講元嘉將末譙王屢有怪夢跋陀答云京都將有禍亂未及一年元凶構逆及孝建之初譙王陰謀逆節跋陀顏容憂慘未及發言譙王問其故跋陀諫諍懇切乃流涕而出曰必無所冀貧道不容扈從譙王以

其物情所信乃逼與俱下梁山之敗火艦轉迫去岸懸遠判無全濟唯一心稱觀世音手捉筇竹杖投身江中水齊至膝以杖刺水水流深駛見一童子尋後而至以手牽之顧謂童子汝小兒何能度我況忽之間覺行十餘步仍得上岸即脫納衣欲償童子顧覓不見舉身毛豎方知神力焉時王玄謨督軍梁山世祖勑軍中得摩訶衍善加料理驛信送臺俄而尋得令舸送都世祖即時引見顧問委曲曰企望日久今始相遇跋陀曰旣染疊戾分當灰粉今得接見重荷生造勅問並誰爲賊答曰出家之人不預戎事然張暢宋靈秀等並是驅逼貧道所明但不圖宿緣乃逢此事帝曰無所懼也是日勅住後堂供施衣物給以人乘初跋陀在荊州十載每與譙王書疏無不記錄及軍敗檢簡無片言及軍事者世祖明其純謹益加禮遇後因閑談聊戲問曰念丞相不答曰受供十年何可忘德今從

陛下乞願願為丞相三年燒香帝悽然慘容  
義而許焉及中興寺成勅令移住為開三間  
房後於東府讌會王公畢集勅見跋陀時未  
及淨髮白首皓然世祖遙望顧謂尚書謝莊  
曰摩訶衍聰明機解但老期已至朕試問之  
其必悟人意也跋陀上階因迎謂之曰摩訶

衍不負遠來之意但唯有一在即應聲答曰  
貧道遠歸帝京垂三十載天子恩遇銜愧罔  
極但七十老病唯一死在帝嘉其機辯勅近  
御而坐舉朝屬目後於秣陵界鳳皇樓西起  
寺每至夜半輒有推戶而喚視不見人衆屢  
厭夢跋陀燒香呪願曰汝宿緣在此我今起  
寺行道禮誠常為汝等若住者為護寺善神  
若不能住各隨所安既而道俗十餘人同夕  
夢見鬼神千數皆荷擔移去寺衆遂安今陶  
禱祈山川累月無驗世祖請令祈雨必使有  
感如其無獲不須相見跋陀曰仰憑三寶陞

下天威冀必降澤如其不獲不復重見即往  
北湖釣臺燒香祈請不復飲食默而誦經密  
加秘呪明日晡時西北雲起初如車蓋日在  
桑榆風震雲合連日降雨明旦公卿入賀勅  
見慰勞曠施相續跋陀自幼已來蔬食終身  
常執持香爐未嘗輟手每食竟輒分食飛鳥

通六

卦一

乃集手取食至太宗之世禮供弥隆到太始  
四年正月覺體不愈便與太宗及公卿等告  
別臨終之日延佇而望云見天華聖像禺中  
迷卒春秋七十有五太宗深加痛惜慰贈甚  
厚公卿會葬榮哀備焉時又有沙門寶意梵  
言阿那摩低本姓康康居人世居天竺以宋  
孝武建中來止京師瓦官禪房恒於寺中樹  
下坐禪又曉經律時人亦号三藏常轉側數  
百貝子立知凶吉善能神呪以香塗掌亦見  
人往事宋世祖施其一銅唾壺高二尺許常  
在床前忽有人竊之意取坐席一領空卷之  
呪上數遍經于三夕唾壺還在席中莫測其

然於是四遠道俗咸敬而異焉齊文惠文宣及梁太祖並敬以師禮焉求明末卒於所住求那毗地此言安進本中天竺人弱年從道師事天竺大乘法師僧伽斯聰慧強記熟於諷誦諸究大小乘將二十方言兼學外興明陰陽占時驗事徵兆非一齊建元初來至京師止毗耶離寺執錫從徒威儀端肅王公貴勝迭相供請初僧伽斯於天竺國抄脩多羅藏中要切譬喻撰爲一命凡有百事教授新學毗地悉皆通誦兼明義旨以永明十年秋譯爲齊文凡有十卷誦百句喻經復出十二因緣及須達長者經各一卷自大明已後譯經殆絕及其宣流世咸稱美毗地爲人弘厚故万里歸集南海商人咸宗事之供獻皆受化所被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恒國真丹之輿迦維雖路絕葱河悉爲營法於建業淮側造正觀寺居之重閣層門殿堂整飾以齊中興二年冬終於所住梁初復有僧伽婆羅者亦外國學僧儀貌謹潔善於談對至京師亦止正觀寺今上甚加

禮接勅於正觀寺及壽光殿古雲館中譯出大阿育王經解脫道論等凡十部三十三卷使沙門釋寶唱支曇允等執筆受現行於世論曰傳譯之功尚矣固無得而稱焉昔如來滅後長老迦葉阿難末田地等並具足任持八万法藏弘道濟人功用彌博聖慧日光餘通六廿二  
輝未隱是後迦旃延子達磨多羅達摩尸梨帝等並博尋異論各著言說而皆祖述四舍宗執三藏至若龍樹馬鳴婆薮磬頭則於方等深經領括樞要源發般若流貫雙林雖曰化洽窪隆而亦俱得其性故令三寶載傳輪轉未絕是以五百年中猶稱正法在世夫神化所被遠近斯屆一聲一光輒震他土一臺一蓋動覆恒國真丹之輿迦維雖路絕葱河里踰數萬若以聖之神力譬猶武步之間而令聞見限隔豈非時也及其緣運將感名教潛洽或稱爲浮屠之主或號爲西域大神故漢明帝詔楚王英云王誦黃老之微言尚浮

曆之仁祀及通夢金人遣使西域迺有攝摩  
騰竺法蘭懷道來化協策孤征艱苦必達傍  
峻壁而臨深躡飛絇而渡險遺身爲物處難  
能夷傳法宣經初化東土後學與聞蓋其力  
也爰至安清支誠康會竺護等並異世一時  
繼踵弘贊然夷夏不同音韻殊隔自非精括  
詁訓領會良難屬有支謙聾承遠竺佛念釋

寶雲竺叔蘭無羅叉等並妙善梵漢之音故  
能盡翻譯之致一言三復辨旨分明然後更  
用此土宮商飾以成製論曰隨方俗語能示  
正義於正義中置隨義語蓋斯謂也其後鳩  
摩羅什碩學鉤深神鑒奧遠歷遊中土備悉

通六

北三

方言復恨支竺所譯文製古質未盡善美迺  
更臨梵本重爲宣譯故致今古二經言殊義  
一時有生融影叢嚴觀恒肇皆領悟言前辯  
潤珠玉執筆承旨任在伊人故長安所譯讐  
爲稱首是時姚興竊號跨有皇畿崇愛三寶  
城漸遺法使夫慕道來儀遐迹烟萃三藏法

門有緣必覩自像運東遷在茲爲盛其佛賢  
比丘江東所譯華嚴大部曇無識河西所翻  
涅槃妙教及諸師所出四含五部犍度婆沙  
等並皆言符法本理懶三印而童壽有別室  
之逼佛賢有擯黜之迹考之實錄未易詳究  
或以時運澆薄道喪人漓故所感見爰至於  
此若以近迹而求蓋亦珪璋一玷也又世高  
無識法祖法祚等並理思淹通仁澤成務而  
皆不得其死將由業有傳感義無違避故羅  
漢雖諸漏已盡尚有貫腦之厄比干雖忠謹  
竭誠猶招賜劙之禍匪其然乎聞有竺法度  
者自言專執小乘而與三藏乖越食用銅鉢  
本非律儀所許伏地相向又是懺法所無且  
法度生本南康不遊天竺晚值曇摩耶舍又  
非專小之師直欲谿壑其身故爲矯異然而  
達量君子未曾迴適尼衆易從初稟其化夫  
女人理教難愜事迹易翻聞因果則悠然扈  
背見變術則奔波傾飲隨墮之我即斯謂也

竊惟正法淵廣數盈八億傳譯所得卷止于  
餘皆由踰越沙阻履跨危絕或望烟渡險或  
附杙前身及相會推求莫不十遺八九是以  
法顯智猛智嚴法勇等發跡則結旅成群還  
至則顧影唯一實足傷哉當知一經達此豈  
非更賜壽命而頃世學徒唯慕鑽求一典謂  
言廣讀多惑斯蓋墮學之辯匪曰通方之訓  
何者夫欲考尋理味波正法門豈可斷以胷  
襟而不博尋衆典遂使空勞傳寫永翳箱匣  
甘露正說竟莫披尋無上寶珠隱而弗用豈  
不惜哉若能貫採禪律融洽經論雖復祇樹  
息蔭玄風尚啓娑羅變葉佛性猶彰遠報能  
通六

廿四

仁之恩近稱傳譯之德儻獲身命寧不勗歟  
贊曰

頻婆捨唱 蝶教攸陳 五乘競轉 八方弘綸  
周星隱曜 漢夢通神 謄闡識付 徒道來臻  
慈雲徙蔭 義水傳津 俾夫季末 方樹洪因

### 高僧傳卷第三

通六

龔刈稻上魚吠 反下音曉日暮也蹲音存

舐脊上神只反舌也梗碩也惶惶下其

也燶燶下市倫反口也捷音軋挺失然

托他落企待舉上丘智反杖也憊字

立墟下起旋旆下薄帶反一湛然滅上宅懼至

也侵侮武字黑首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上苦黠懶劫園上音澆古堯反沃也侵侮武字黑首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憊也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侵侮武字黑首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憊也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侵侮武字黑首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憊也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侵侮武字黑首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憊也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侵侮武字黑首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憊也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侵侮武字黑首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憊也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侵侮武字黑首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也憊也拒音巨抵禦捍下首汗字黔首反

北五末

戾上許近反下零帝反  
也禹中上音惡也

婆數叟下音愚也  
璋二字音圭章王也

忠謇下居深也  
忠蹇音點痕也

珪未音附以物贈喪也  
捨一過也

### 高僧傳卷第三

### 高僧傳卷第四

通六

梁會稽嘉祥寺沙門慧皎撰

通七

義解一  
晉洛陽朱士行一  
豫章山康僧淵三  
中山康法朗五  
剡東嶠山竺道潛七  
剡山于法蘭九  
熾煌于道邃十一  
始寧山竺法義十三  
朱士行穎川人志業方直歡沮不能移其操  
少懷遠悟脫落塵俗出家已後專務經典昔

漢靈之時竺佛朔譯出道行經即小品之舊本也文句簡略意義未周士行嘗於洛陽講道行經覺文意隱質諸未盡善每嘆曰此經大乘之要而譯理不盡誓志捐身遠求大本遂以魏甘露五年發迹雍州西渡流沙既至于闐果得梵書正本凡九十章遣弟子弗如檀此言法饒送經梵本還歸洛陽未發之頃于闐諸小乘學衆遂以白王云漢地沙門欲以婆羅門書惑亂正典王爲地主若不禁之將斷大法孽盲漢地王之咎也王即不聽費經士行深懷痛心乃求燒經爲證王即許焉於是積薪殿前以火焚之士行臨火誓曰若大法應流漢地經當不然如其無護命也如何言已投經火中火即爲滅不損一字皮牒如本大乘駁服咸稱其神感遂得送至陳留倉垣水南寺時河南居士竺叔蘭卒天竺人父壯避難居于河南蘭少好遊獵後經暫死備見業果因改厲尊精深崇正法博究衆音